

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选登

# 奇怪的火车

○徐安宁

杭黄高速铁路的中间站藏在低丘缓山怀抱的富春山居图里,那里的山很清,水会跳舞,云躺在天空里会呼吸。高铁从深山间呼啸而过的时候,就像在画中添加了一条银河,而叫它“奇怪的火车”。

阿婆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,把大半辈子都扎进她热爱的土地里,即使在酷暑也执意要去地里看看那几根可爱的番薯藤。以前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让自己活得这么辛苦,长大了我才知道这跟“辛苦”二字并无关系。对于70多年活在小村庄的阿婆来说,那可能是她唯一的乐趣。她很少出门,少

到她离开县城母亲就用“出远门”来形容的地步。我第一次说带她去杭州看看的时候,她一边摆着双手一边摇头,拒绝的姿态仿佛是我在为难她让她做一件很艰难的事。

后来,当我带她坐上前往杭州的高铁时才知道,“出远门”对她来说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。

“以前的火车站不长这样。”她走得很慢,不仅是因为年岁压着她的老腿,还因为崭新的候车厅、聚集的人流、刷脸即人的检票方式……她对高铁站的一切感到新奇。我看得出她很兴奋,期待着我前几天劝她出门时描述的那些

“有松鼠的西湖”“压过白素贞的雷峰塔”,然而这种兴奋中还夹杂着一些紧张。

“我们坐这个?这是火车吧?”阿婆穿了一件浅蓝色的碎花衬衫,平时下地挖番薯的时候她可舍不得穿这么漂亮的衣裳。我帮她把座位前的小桌摆好,她便立刻从自己包里拿出水瓶放了上去,然后端正正地坐在位子上,手紧紧捏着桌子的边缘。我告诉她高铁很平稳。她笑着点了点头,将双手移到了水杯上:“知道知道,我电视上看到过的。”

高铁发车以后,阿婆就很少把目光留在车厢内。随着车体速度的加快,高铁已经从缓

山的怀抱中脱逃,奔跑着冲向平坦的田野,跨过彩色的厂区房,最后窗外的一切都从点连成了线。阿婆不是一个话多的老人,而我也没有那么会寻找话题,我们只是安静地坐着。“我早年坐过一次火车,那个‘嘟嘟嘟’的。”她突然看向我,包着创可贴的食指指向窗外,“这个,太快了。”我问她是不是绿皮火车,她摆了摆手,嘴里念叨的全是“不记得,我不记得了”“反正就是老火车”。

我想她明明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火车站,为什么独独忘记了最重要的火车?直到35分钟车程结束,阿婆也没有与我说太多老火车的事,只是下

车以后叮嘱我:“回去我们也坐这个,挺奇怪的,怎么这么快。”

2018年12月25日,杭黄高铁桐庐站正式投入运营,桐庐迎来了自己第一列“奇怪的火车”。我不知道是否所有像阿婆一样的老人,在第一次坐高铁时都会感觉“奇怪”,因为它与众不同的身体,因为它飞驰前进的速度,又或者因为它惊人的载客量。但是他们心里一定都有这样一列“奇怪的火车”——它曾经穿过漆皮的外衣,吃过漫天黄沙,如今却彻底改头换面,在中国地图上画出一条条银河,在世界地图上创造多个高铁之最。

亲身经历

# 我替患者做了选择

○王宗平

作为一名医生,对于手机微信中的患者,我害怕收到他们的信息,又怕长时间没有他们的资讯。直至看到他们更新的好消息,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会落地。

第一次见到老蔡和玉柱是在五年前,一个异常闷热的午后。那时的老蔡头发有些灰白,健硕的肌肉在阳光的照射下黝黑发亮,更衬得身后的玉柱瘦小、孱弱。

因为玉柱得的是膀胱癌,一种在青年男性中极少发生的肿瘤。22岁,生活的画卷刚刚徐徐展开,却已经是第三次入院手术。所不同的是前两次都是在县里,这一次老蔡直接带玉柱来了省城的肿瘤医院。

玉柱斯文文、害羞羞着,老蔡则是大大咧咧、快人快语。每天的晨间查房,问得最多的就是老蔡。从他颠三倒四的叙述中,我大致梳理出了他们父子的故事。老蔡和玉柱来自湖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,风景秀美却也贫穷闭塞。迫于生计,老蔡和玉柱在装修队做油漆工。我轻描淡写地说,“以后接触化学品的事还是别干了,找个轻松的活,哪怕挣得少一点。”话一出口,我就后悔了。他们父子俩文化不高,又在人生地疏的省城,上哪儿去找一份轻松的活呢?

周五上午,玉柱的最后一项检查做好了。我查看报告单,不禁皱起了眉头:CT显示没有侵犯肌肉层,但肿瘤复发急需手术是确定无疑的,问题是全切还是部分切除?

“王医生,我儿子的病到底怎么样,膀胱还能保住吗?”老蔡看我一声不吭,不禁着急起来。

“肿瘤是复发了,但也不是非全切不可,这得由你们自己定。”我把选择题交给了老蔡。

“医生你帮着选吧,俺们也不懂啊。”老蔡显得很无助。

“我们是不能替病人做决定的,只能从专业的角度介绍情况。”我的回答标准简

短,甚至有些冷冰冰。然而,在做了十多年医生、眼见过几次纠纷后,任谁也免不了会杯弓蛇影。

“那谢谢医生了,俺们回去商量一下。”原本声如洪钟的老蔡垂下了头,长长地叹了口气,缓步走出了诊室。

老蔡走后,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。因为我清楚,全膀胱并不只是老蔡说的把膀胱整个拿掉,而是要将膀胱、前列腺和精囊一并切除。这就意味着病人不仅从此失去了性功能,还要终身挂一个尿袋在身上。这让干净明朗、还未婚未育的玉柱,如何能够接受?

接下来的几天,我时常看见老蔡在走廊尽头不断地徘徊,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。我劝阻了几次,当着我的面,老蔡恋恋不舍地把烟头掐灭,是5元一包的“白沙”牌。

护士碧岚告诉我,老蔡已经两天没合眼了。“这样下去,我看玉柱没事,老蔡倒要病了,这十多天都是他一个人陪的床。”碧岚的话让我想起,玉柱的母亲似乎从没有出现过,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父子俩相依为命。

面对走廊尽头憔悴不堪的老蔡,我的心头有些酸楚,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:“只要有可能还是要尽力保住膀胱,放疗虽然费钱,但生活质量有保障,何况全切也不能保证不复发啊!既然只是风险的大小,无论如何都要拼一拼。”老蔡抬起头,有些错愕地望着我,不住地说:“谢谢王医生,我们听你的,听你的……”

一周后,玉柱的手术顺利完成,可以出院了。临走的那天,父子俩特地来向我告别,而我正赶着要去手术,仓促间只留下了手机号码。

我希望老蔡和玉柱永远都不要拨通那个电话,因为没有电话就意味着岁月静好、安然无恙。或许,对于每一位出院的肿瘤患者而言,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

微型小说

# 鼓掌

○应红枫

某日早上,喜欢捣鼓微信公众号的王主任,又在单位工作群里推出了一期微信链接。不到一分钟,下面邬、何、支、钟等几位科长便噼里啪啦地跟上了一片鼓掌的表情图,雨后春笋般地竖起了一片大拇指,盛赞王主任推送的微信内涵丰富、版式漂亮,充分体现王主任运筹帷幄的管理才能云云。

王主任听得心花怒放,但心里却暗暗地骂道:“一群马屁精!我几千字的微信不到一分钟内读完了?”随后,自己又忍不住点开链接,再次欣赏一下这图文并茂的得意之作。

这一点开后,王主任发现推送的微信链接发错了,内容居然是一些肉麻的情话和不堪入目的照片。这下王主任汗都出来了,细一想,这是前几日晚上“二姨太”发给他调情微信链接。怎么一时糊涂发到单位工作群里了呢?赶紧撤回!可是时间已经超过了两分钟,没法撤回了!怎么办?这下脸往哪儿搁?王主任颤抖着手,在屏幕上打出“抱歉”两个字。突然,王主任灵光一闪,赶紧撤回了刚刚打出的“抱歉”两个字,就地卧倒不再吭声。

又过了几分钟,行政科小虞斗胆发了个“?”,可能他点开链接看到了王主任发的微信内容了。没一会,他又补充道:“王主任这个微信可真是与众不同啊。”

“你现在有空吗?我正

忙着准备明天的会议材料,有空的话过来一起帮忙装订。”行政科钟科长冒了一句。

“哈,我也正忙手头的事,否则也可一起来帮个忙。”隔壁搞接待的支科长接了一句。

“您刚刚不是有翻看王主任微信并鼓掌献花了嘛,现在这么忙啦?”不合时宜的小虞又跟了一句。

支科长立马发了一个红脸的表情,辩解道:“其实我是看何科长在献花鼓掌,我也跟着鼓掌献花而已。”

“我也是,我也是。也是看见邬科在鼓掌,我也跟着鼓掌而已,内容还真没来得及看。”设备科何科长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说明。“邬科鼓掌赞赏的内容,难道还会有差的吗?更何况那是王主任发的微信,所以我在第一时间跟上的。”邬科也是聪明人,赶紧澄清:“看来都是我的错。但是大家看看王主任推送微信时间和我第一个鼓掌献花的时间,只差几秒钟,人,才是真的没时间去内容,顺手点了个花送上。”隔着屏幕,大家都能感觉到邬科的委屈。

直到下班前,王主任那头终于又发出一句话来:“早上微信被盗,凡有借款转账要求,切勿信以为真。”

原来这样。这回肯定是王主任本人了。于是下面“噼里啪啦”又跟上了一片鼓掌的表情。

百姓故事

# 帮堂姐售蛋

○姚崎峰

堂姐家的蛋鸡(芦花鸡、绿壳蛋鸡)开始产蛋了。原生态的养殖基地在三江码头附近的一个山脚下。山中草木茂盛、竹林悠悠。基地配有加工车间,平时的饲料大多都是五谷杂粮碾轧拌和的,鸡群可以随意在林间走动觅食,有些甚至都越到了树上去看风景。

堂姐开始在微信朋友圈里售蛋,本岛上,基本可以送货上门。因为价实质优,也慢慢积累了不少的人气。我也帮着吆喝几声。自然,有些朋友同事见了,也会咨询一番。

稍有些对绿壳蛋的价格表示贵了的,但要是你了解了它生产的过程及所含的营养价值,恐怕也会认同“贵有贵的道理”。其实吧,在猪肉价格扶摇直上处于高位的当前,这蛋价也真算是实惠的了,毕竟,每天的劳力和养殖成本还有不确定的因素明摆在那里,上次“米娜”台风水漫金山就损失了一大笔。

散养型的鸡蛋、鸡肉品质还是不错的。这当然不能“黄婆卖瓜,自卖自夸”,也不能只看一些图片下定义,对我来说,那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。我是吃过的,白煮蛋、糖水蛋、荷包蛋、糖醋蛋、炖蛋、蛋羹,我变着花样吃了,感觉是可口的,品质是值得信任的。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,是完全的本鸡蛋吗?我想说的,如果现在农村里还能找出

一只一点饲料也不碰的鸡,恐怕比找大熊猫还难。

我是不太擅于推销的,多半是怕麻烦,怕让人误会。这一次,我对售蛋这件事还是比较上心的。我想,真诚来自于品质,来自于经过自己检验后的自信。我带着刚从鸡窝里掏来的蛋,向同事们推销起来。我说,各位,平时家里吃蛋吗?现在市场上蛋价如何?大家的反应比较积极。于是,我把堂姐家的鸡蛋摆上桌来,简单地讲了养殖场的情况、鸡蛋的价格,然后,我建议大家在办公室用开水壶白煮免费试吃。不过,我有言在先,买不买,不强求,没有压力。

我不会死缠着去追问口感如何,营养价值如何(这个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),各人各自感受与权衡。毕竟,鸡蛋是每个家庭的日用品,特别是家有小孩儿的。有些家庭平时喜欢做烘焙之类的,鸡蛋也是重要的配料。

事实证明,同事们对这鸡蛋的评判也是公正的,大家纷纷给堂姐的生意加码。虽说数量不多,但足见情义了。我自有我的如意算盘,先让同事的家人们试吃,如果感觉好,以后就是潜在的长期客户了。

我的这一次推销,也让我在这条将来也许要走的路上迈出了一小步,这一点很重要。人总得学着慢慢改变自己,以适应不可预见的生活之路。



清流色诱

郭建生 摄

凡人凡事

# 豆腐阿婆

○郑玉超

我是个爱吃豆腐的人。周一早晨,我外出经过新街口菜市场,想顺便进去买点豆腐。见一豆腐摊前人特别多,卖豆腐的是个阿婆,头发花白。

我要2元钱的,她麻利地切下一块给我。我掂量觉得不足,问:“不称么?”阿婆说:“不用。”我说:“也许多了呢。”阿婆很自信:“不会的,我闭着眼也能切准。”我只好实话实说:“平常我买一块五,就有这么大。”阿婆笑道:“我这个豆腐金贵,别人的比不来。”

我心里想,一锤子买卖,犯不着和我置气。于是,我拎着这金贵豆腐,去买其他蔬菜,结果一圈转下来,发现豆腐“泪流”不已。我想,这不明摆着骗人么?找她理论,阿婆却说我不懂豆腐好赖。回家做了麻婆豆腐,吃起来确实别有一番滋味。

不久,公司派我去安徽寿县拓展业务,我欣然接受,因为我听说,寿县是我国的豆腐之乡,豆腐宴以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营养驰名中外。夜幕降临时,我坐在一爿豆腐店里,品尝着各式豆腐菜肴。那豆腐一律嫩嫩的,细滑可口。我觉得这味道似曾相识。

我问店伙计,能让我看看豆腐吗?店伙计将我带到里间,一个硕大的盆里盛着大大小小数十块豆腐,盆底积了白亮亮的水。我很纳闷:“为什么还要加水呢?”伙计笑笑:“豆腐自带的,好品相的都这样,吃起来才会细滑绵软,清香可口。”我忽然想到了什么。

再见豆腐阿婆,是在半年后。那晚,我坐在新街口的一家小酒店,就着小葱拌豆腐、家常豆腐,喝着闲酒。门帘晃

动间,我瞥见阿婆正弯下腰,从身上掏出什么东西,轻轻放在一个乞丐的碗里。我望得出神。酒店老板见了,对我说:“那个阿婆好人哪,见到乞讨的,不问真假,就会给钱。”

我一愣。老板说:“那个乞丐一看就好吃懒做,有点残疾,也能找点事做。可他偏不,阿婆每次见到都会给他点钱。”

我的心针刺般疼了一下。老板提起阿婆,满是崇敬:“阿婆做的豆腐也是一绝,我们整条街的酒店和街邻四坊,全吃她做的豆腐,那卤水点的,啧啧,别人比不来。”

“就是水分太多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你就这外道了,那叫豆包水。正是阿婆豆腐的精到之处。”老板像是一个内行,“那样吃起来才有味道。”

直击真相

# 乱喊狼来了,小心被狼吃掉

○王珍

“五种果蔬被毒皮,千万不能带皮吃”“任何建议低盐的人,都应该被送进监狱”,还有:“隔夜饭菜致癌、茶致癌,菇和茄子一起烧吃死人、西瓜吃死人”等等,这些一开口就得绝症或者索性“服毒自杀”的骇人听闻事件,经常发生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。仿佛人类只剩下两种非死不可的选择:要么吃死,要么饿死。

你可以不开车,可以不理财,但一日三餐总躲不过吧?所以,关于“吃死人的故事”最容易流传开来。智能手机、不受限的流量,使得谣言的扩散、传播,几乎是无成本的举手之劳。传播根本就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,仿佛成为流量的主要用途。

大抵时光,我只在网上做个默默无闻的潜水员。但只要一见谣言,就会产生正气凛然的生理反应,一定浮出水面,六亲不认,英勇辟谣。这

也许是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的职业反应吧,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。我有位做信访工作的朋友,也称自己有类似“职业病”——天天要面对不上访者偏激的一面之词,过脑,分析,判断是非真伪,必须的。

但是,在生活中,谣言常像“千里马”,辟谣者像伯乐。更多的时间只能任由“千里马”了无羁绊地狂奔撒野,伯乐人手稀缺啊。所以,甚至是传了十几年早就被辟谣无数回的谣言,还是会一而再地沉渣泛起。这搅浑水的主儿真的不少!

朋友圈、微信群、论坛、自媒体等,似乎更嗜好传播那些不具有正能量,对当事人或其他人造成巨大的、消极的、甚至是破坏性影响的谣言。比如:倒地的老人都是来碰瓷赚外快的,救人的都会被带入阴沟里溺亡,做好事的人都没有好

报,多管闲事一定惹来祸水等负面传言。

而碰瓷桥段的祖师爷——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“彭宇案”,后来被证实是这样的:该案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,但办案单位却没有足够重视并对此进行正确引导,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舆情也没有充分的预计。使得误解、误读、越陷越深,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坚信着彭宇只是因为施救而被判赔偿的假象。

我只能很无助地说,以讹传讹总比真相走得快一些,当然真相一定会走得更久远。但这之间的时间差真的是耗不起,因为在这个过程中,假象真的会损伤甚至泯灭人性中那些善良美好的东西。

最可恶的是,那些做好人反被诬陷,甚至是恩将仇报,肆意把善与恶颠倒的谣传,像病毒一样污染着人们的处世

态度。试想一下,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怀疑、互不信任,甚至相互伤害、背叛的传言,被反复流传到让人信以为真,形成好人无好报这样一种共识,最终,一定是人人自危,人人都去规避风险,只求自我保护。一旦真的没人行善,路人都对遇险者作壁上观,谁能受益呢?

我觉得有必要来重温一下从小听过的《狼来了》:一个放羊娃因为闲得发慌而无事生非,向正在山下种田的农夫们大声喊:“狼来了!救命啊!”农夫们急忙扔下农活去救他,却发现上当受骗了。而这熊孩子居然一而再地用这种方式作消遣。所以当有一天狼真的来了时,再也没人愿意相信他的话了。

这个枕边的寓言故事,是民间口口相传下来的。故事虽然简单,但富有教育意义,教育孩子要诚实,不要撒谎。